

辽纪 (明) 田汝成 撰

● 目录

叙

辽纪

● 辽纪叙

辽纪一卷明田汝成撰汝成字叔禾钱塘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广西布政司右参议明史有传其所著书著录于四库者二种入存目者五种是书则入史部杂史类之存目为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其已否刊于明代则不能详也所纪始于洪武二年置辽东卫讫于嘉靖十七年把当亥入寇历一百七十年而事不必备近人考明代事者皆以实录为主实录无征始参以他书此必遵之程也是书所纪设卫年月几无一与实录合者如辽东卫置于洪武四年刘益奉表来归之日而是书则云置于二年辽海卫置于洪武二十三年而是书则云置于十一年金复海盖四卫本不置于同时【洪武七年置金州卫九年置海州盖州二卫十四年置复州卫】而是书则云俱置于洪武九年至铁岭卫则于洪武二十一年置于古铁岭城二十六年徙于古银州地而是书则谓二十一年置于银州不着迁徙之事其它如宁远卫置于宣德五年而是书谓在永乐三年行太仆寺置于洪武三十年而是书谓在十一年诸如此类皆与实录乖异无可征信其尤误者安乐自在二州置于永乐六年奴儿干都司置于宣德三年实录纪载甚明而是书谓皆置于永乐二十七年按明成祖在位二十二年自无永乐二十七年其误固不待辨矣盖田氏未尽依据实录杂采他书或据传闻以成此作【近人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谓是书多取材于实录殊不尽然】四库总目讥其叙事疏略挂漏洵不诬也然实录及明史皆谓洪武六年设辽阳府州县十年革之而是书则谓置于五年以千户徐便署府事既而罢之全辽志亦云置于壬子即洪武五年也又是书谓定辽左右二卫置于洪武十年虽异于实录【实录谓置于六年】而与辽东志则脗合是其致误之由亦未必无据又是书谓洪武十年罢定辽县当为罢辽阳府州县之误二十年命东川侯胡定等北伐纳哈出当为胡海之误此证之实录及明史而可定者不待辨也总目谓是书多载未行之奏议无以资考订然核之实录即不免此病詎宜独责田氏自辽金以来尝以辽河迤西之地属于中京大定府元代易大定府曰大宁置山北辽东道于此明代因之置大宁都司是一言辽地未尝遗大宁而不数也是书以辽纪命名故颇详朵颜三卫事朵颜据大宁都司故地不得谓之非辽而总目讥其详于朵颜疆域未能分明岂得为定论乎即就辽东都司不兼大宁而言亦非失其断限辽东志尝以开原徼外之地叙入书内此固为奴尔干都司故地也奴尔干故地因久废而附于辽东则大宁故地附于辽东亦有何不可者矧是书未尝以辽东命名也耶考日本尊经阁本辽东志为嘉靖十六年重修本在是书所讫之前一年或辽东志刊本已为田氏所见且书中数事有与全辽志畧同者【全辽志卷六史考一篇多同是书】全辽志刊行在后【嘉靖四十四年】恐又

取材于是书卷首署无锡俞宪校正宪字汝成无锡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着盛明百家诗三百卷见四库存目【总集类】其年辈后于田氏故任校字之役是书世尠流传惟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有钞本余得借钞以校实录诸书多所异同可备一方之掌故故取而刊行焉金毓黻校竟记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三【史部杂史口存目二】

辽纪一卷【清江汪启叙家藏本】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炎缴纪闻已著录是编载辽东边事始于洪武二年迄于嘉靖十六年叙事疏略挂漏至多又多载未行之奏议殊不足以资考订又三卫之中惟福余跨辽而东泰宁已为辽西境朵颜则大宁都司地非辽东地矣书中详于朵颜是疆域且未分明无论记事矣

案是书讫于嘉靖十七年文中误作十六年应正

### ●辽纪

钱塘田汝成 叔禾 编纂

无锡俞宪 汝成 校正

洪武二年置辽东卫

洪武三年春高丽王颙遣使称藩修贡

冬十月元平章刘益来归

先是元主北遁丞相也速以余兵栖大宁也先不花据开原洪保保据辽阳哈刺不花据复州刘益据得利羸城高家奴据平顶山而纳哈出出没沙漠互争雄长至是也先不花高家奴纳哈出刘益等合兵趋辽阳洪保保拒不纳诸军攻破之执洪保保以归既而释之诸酋不协益乃奉表来归以益为辽东卫指挥同知

洪武四年遣大都督府断事吴立抚赉辽东新附官民

初洪保保既得释复聚兵遁得利羸城吴立至辽东赏不及保保保保大恚以刘益卖已以杀刘益而奔开原益军惊乱前元侍郎房曷右丞张良佐讨洪保保不获捕其党马彦辉等斩之益军始定乃迎吴立于金州权摄卫事事闻诏以立曷良佐为指挥

置定辽都卫以马云叶旺为龙虎将军定辽都卫指挥使

旺淮西六安人云庐州合肥人皆以从龙功授职引兵由登莱海道入金州招元参将叶廷秀降之进兵平顶山攻破高家奴于老鸦寨未几亦降旺云同心设略修城廓缮甲兵开屯田建学校选豪杰而周鸞关忠王才耿成陈玉皆名将冠军辽阳至今称之

洪武五年置辽阳州府县以千户徐便署府事既而罢之

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纳哈出寇辽东指挥使叶旺马云击走之

纳哈出率众数万由长广渡辽水直趋金州旺云□曰虏越复盖而入金州金州有备野无所获进不能攻势必不久而还盖州东北山多险阻西濒大海设伏扼归破之必矣遂令云留守而旺以兵八千趋盖州纳哈出引众还至熊岳距大军七十余里旺令千

户徐便潜于青石山伐木为寨积冰为垒沃水使坚绝其东北之路又自海岸官盖牟城密置钉板以指挥王才领强弩数百截青石山隘口其东南诸山各树旗鼓以数卒更番击之仍束刍为人衣以甲胄设机动运为疑兵分配既定别遣部将耿成陈玉以兵夜劫虏营众惊扰纳哈出列军于城南旺率锐卒冲其中坚炮声一起诸山响应指挥吴立亦出兵纵击之自晨及晡斩获无算虏众大败悉奔青石山王才据桥力战虏不能过转驰而西厄于冰垒又闻四山鼓噪进退仓皇至海岸复值钉板人马僵仆纳哈出几获而遁去云复出兵追击三百余里歼其众殆尽

洪武八年改辽东都指挥使司

洪武九年罢海州卫盖州卫复州卫金州卫

四卫皆在辽阳城南界海州南去一百二十里盖州二百四十里复州四百二十里金州六百里

洪武十年罢定辽县置定辽中卫左卫右卫前卫后卫

五卫皆在辽阳城内而巡按察院布政分司行太仆寺苑马寺副总兵府都指挥使司在焉

洪武十一年置辽海卫

设行太仆寺

寺在辽阳城内职掌官军马匹点视孳牧瘦弱者督令餵养倒失者依限追偿

洪武十五年夏四月诏辽东守臣议屯田之法

先是辽东官军衣粮仰给山东岁运布纱棉花由太仓海运至牛家庄储支动计数千艘士卒冒风波多漂溺者至是诏曰辽右之地元时号称沃野元孽既殄有劝朕复立辽阳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旷人稀不欲以官吏扰民但以卫兵戍之而岁费衣粮运自海上闻之一夫航海举族怨哀朕实悯之其议开屯田以为久利守臣议入乃计士卒以十分为率三分屯种七分戍逻

洪武十六年夏五月高丽入贡敕辽东守将唐胜宗等绝之

先是元帝尝索女于高丽而其臣周义有女入元宫元主出奔上获其女蓄之义数来朝贡上厌之至是敕曰旧岁今春高丽之使水陆两至皆非臣礼东夷僞诈不可深交昔者汉四伐之灭其国族魏二伐之屠其都邑晋一伐之焚其宫庐俘其男女五万隋二伐之毁城杀将唐四伐之虏其夷王斩首五万级获牛马百万辽五伐之拔十余城斩其乱臣康肇金一伐之元五伐之夷王奔耽罗追击斩之以耽为牧野此自古中国帝王不与深交之明验也胜宗等出镇辽左高丽使臣必且数至宜谢绝之

洪武十九年置东宁卫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命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南雄侯赵庸定远侯王弼东川侯胡定武定侯郭英等帅师二十万北伐纳哈出降擒之

初纳哈出分兵为四营一曰榆林深处一曰养鹅庄一曰龙安一曰秃河辎重富盛

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上命宋國公馮勝為大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為左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右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為左參將，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英為右參將，將兵討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為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遣玉往一禿河受降，虜使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飲之，甚驩。納哈出因酌酒酬玉，玉請先之。納哈出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驚起，就馬，茂拔刀追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眾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自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余眾欲來追，纂勝遣前降將童觀往諭之，於是其眾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名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牛馬駱駝輜重亘百餘里。捷聞，詔以納哈出為海西侯。

#### 置沈陽衛

洪武二十一年置禿者野人乞利迷女直軍民府，尋罷之，置三萬衛。

衛在遼陽城北三百三十里，開原城是也。北路參將在焉。在古為肅慎之地，後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隋曰黑水靺鞨，金人起焉。改會寧府，號上京。元滅之，改開元。至是改元為原。東北有長白山，橫互千里，山巔有潭，萬頃。支流南為鴨綠，江北為混同江。

#### 置鐵嶺衛

即遼金時銀州故城，也在遼河之東。

洪武二十二年罷義州，置義州衛。

義州在遼陽城西五百四十里，西路參將在焉。

夏五月建泰寧、福余、朵顏三衛。

前元阿禮失里者，封遼王，居兀良哈。蓋春秋時山戎地也。至是與其黨塔賓帖木兒等未降，乃建三衛，以阿禮失里為秦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為福余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朵顏衛指揮同知。各以部落畜牧，藩護邊徼。蓋三衛者，契丹阿保機遺孽也。自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凹逾沈陽鐵嶺至開原曰福余。其俗皆狡黠，好殺喜偷，而朵顏尤無賴。

洪武二十三年置廣寧衛。

廣寧在遼陽城西四百二十里，三堂戶部分司按察分司、游擊將軍府在焉。

洪武二十五年置廣寧前屯衛、後屯衛、中屯衛、左屯衛。

洪武二十六年置廣寧右屯衛。

洪武二十七年置廣寧中衛、左衛、右衛。

永樂元年徙大寧都司于保定府，以其地畀兀良哈。

兀良哈者，朵顏三衛夷名也。靖難兵起，兀良哈以兵來助。上嘉之，至是徙大寧官軍于保定府，散營州等衛于順天、永平之間，以其地畀兀良哈，听其各統部落，從俗種牧。飛

放畋猎以护边徼国初设六边以驭胡起开原历兴中大宁抱红螺跨独石以达宣府自宣府迤西直抵甘肃势如率然首尾相应天设之险而创造之艰也自捐兴平大宁之地与兀良哈而红螺白云之北因而失险退守锦义宁前喜峯三屯密云白羊以达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日?重卢龙后背伛倭辽之襟吭倾哽诸陵亦时警严烽矣夫不复兴平大宁则宁前一扼地耳自潮河川喜峯口以窥卢龙则滦平骚然矣自黄花白羊则诸陵震惊矣宣府之外藩因之日拆也

永乐三年置宁远卫

宁远在辽阳城西七百七十里南洛守备在焉先是永乐初大宁沦没而红螺山始捐外境于是和州之墟荆条之阳胡马驰突频岁抄掠总兵巫凯都御史包德怀疏请割古瑞州锦州之地于曹庄汤池之北建卫治赐名宁远

永乐四年海西夷人把儿逊等内附置建州毛怜古城等卫处之

建州三卫女直渤海大氏遗孽也近松花江者曰熟女直近黑龙江者曰生女直完颜后金之遗孽也建州之地东南接朝鲜界南接三江月虎城东接毛怜七姓野人黑龙江奴儿干诸夷东北洎北率皆海西四百余卫野人女直西北泰宁夫余朵颜三卫实处其中与诸夷联络犄角而又五岭喜昌石门险隘人不得并行骑不得成列虏人视为咽喉国初开原降虏扬木荅户者率数百骑骑往奔之其党滋盛永乐初不即加兵始事抚绥自后桀惊为患边将弗能制

设苑马寺

寺在辽阳城内领六监二十四苑职拿孳生马匹每种马一岁课一驹无驹者增银一两五钱贮永宁监库

永乐五年命太监王彦等镇守辽东令密察军机以闻

上以诸镇奉报边机多不以实乃命内官镇守各边密察动静王彦奏带京营官军三千备御

永乐八年秋八月倭人寇金州左都督刘江击走之

先是倭人比岁入寇刘江立城堡于望海埒顷之倭舟泊黄家山岛烽喉甚急江潜率马步军伏望海埒翼日倭舡二十余艘泊马雄岛径奔埒上江亲督指挥徐刚领兵赴堡外复遣百户姜隆以奇兵伏山下邀其归路约贼围堡举炮发伏马步俱进贼大败奔桃花园合兵围之自辰至酉生擒八百五十七名斩七百四十二级自此倭寇遂绝

永乐九年建州卫指挥李满住请以部落移住辽阳东山苏子河许之

先是建州虏营去边徼数千里李满住者款塞求近边牧种乃捐苏子河与之自是虏党滋繁时肆杀掠边民苦之

永乐二十七年置安乐州自在州

时女直达达纳款甚众乃建安乐自在二州于开原城处之其酋皆授都指挥等职给全俸贍之次者号闲良头目月给米二石岁给大布四匹棉花一斤八两土田房屋牛

羊食物悉备人给卫丁一名愿出塞外探亲者听寻徙自在辽阳城

置奴儿干都司

其地在建州东北元时为东征元帅府洪武中纳款至是上遣中官于建州造巨舰赍重宝乘流至海浮江而不招其部落之未归者建都司以统之

正统十三年参将毕恭议捐三岔河地与朵颜三卫虏人从之

三岔河者辽阳旧城也先是辽东海运直通辽阳镇岭以达开原开原城西有老米湾者旧行陆路也自广宁直抵开原三百余里每岁烧荒东西兵马会于棋盘山东北至平顶山中有显州废城者辽时中京也肥饶之地不下万顷朵颜三卫虏人入寇往往垂涎势不可敌至是毕恭乃议捐之冀以啖虏救其抄掠而虏人缘此愿益南侵渐入猪儿山老虎林辽河套边患逾棘

正统十四年谕诸边大家豪首有能招军奋勇者授官有差

时边军缺乏胡虏凭陵英国公张懋等请降黄榜募召勤王乃诏大家豪首能招集勇士万名以上者授指挥千名者授千户百名者授百户五十名者授总旗十名者授小旗属都御史管束听调随征每月支粮三斗岁布一疋于是辽东总旗屈勤七孙贤等应命招集马雄等一千三百人授官有差

景泰三年夏四月建州等卫夷酋李满住董山等入寇勅都御史寇深太监宋文左都御史曹义等御之

先是也先之乱边场骚然而脱脱不花者也先部酋也以其众躁海西海西不保李满住等遂内徙虏掠烽报日严乃切责都御史寇深等发兵剿之既而李满住等请入贡自辩许之乃所以略旄倪三百二十九人来献廷议赦罪赏赉有差

秋八月命都御史寇深密察自在安乐等州东宁等卫安插降夷及议处置之策

也先之乱诸边降夷以内应败者数起于是少保兵部尚书于谦等疏言野人女直各种夷人强则跋扈败则投降朝廷往往推旷荡之恩宥反侧之罪授官锡帛安插自在安乐东宁等处给田屋以居者动以千数己巳之变内应者蜂起此诚狼子野心非拳养可绊者乃今边报日严未知何等部落或野人女直或朵颜三卫叛夷乘势陆梁奄来倏往我军比比失利诚恐安插诸夷邀利潜构奸宄合作狼跋何支请勅边镇诸臣密察动静及议处置之策以销意外从之

秋九月都御史寇深等陈边防机务

先是尚书于谦请勅诸边守臣各陈边务于是寇深等疏言辽东山海关迤东以北至于开元皆临虏境海州辽阳虽隔辽河亦有滩碕可通人马广宁义锦宁远前屯率多旷野难以按伏西北辽河兀良哈三卫诸夷东北湿江松花江灰扒江黑龙江海西各种女直东南婆猪江河迷等处建州三卫诸夷绵络巢居声势相倚或附虏猖狂或因饥草窃追蹶即散少驰旋窥广宁开原尤为要害赖有团兵其余各城且屯且哨臣等议请广宁有警则右参将刘端内使覃玘御之而副总兵焦礼分巡辽河迤西至于前屯若辽阳

沈阳海州有警则都御史李纯都督佥事王祥御之王祥仍巡辽河迤东至于沈阳开原铁岭有警则都督同知胡深左监丞范英御之胡深仍处开原至于蒲河臣与太监宋文都督曹义随机调度以张军声都督指挥梁宣宋政等则操练军马守缮城池修整墩堡查给器械各有专司本镇粮草及屯军子粒及发银余贮可支两年无烦转运疏入部议从之

冬十月朵颜卫夷酋孛罗入贡请袭祖职从之

孛罗之祖哈孙永乐间归款授都指挥同知顷者脱脱不花叛也先而入寇孛罗阴导之也先击杀脱脱不花并其部落孛罗降之授达鲁花赤寻以过斥还乃遣火儿虎台等入贡请袭祖职时也先驻兵阿刺忽马乞可兰海子而泰宁卫都督佥事革千帖木儿朵罗干等咸党也先逆请恐致怗启衅部议许之

成化二年秋八月勅左都御史李秉巡视东边

先是开原左参军曹广遣指挥使史敬督官军斂稼于私田海西诸夷觐击之官军死者二百余人铁岭懿路蒲河海州广宁辽河白土厂烽报甚急诏罢曹广囚之于是御史魏瀚言辽东西自山海东抵开原边防迤远太监总兵居中节制左右参将分镇不周宣大卫所少于辽东乃设副参等官宣府五员大同四员辽东仅三员耳况今多事请比大同添设一员以便策应部议许之乃移左参将孙璟代曹广守开原都指挥使施英充副总兵都指挥佥事周俊充右参将分镇广宁东西防御勅左都御史李秉往视之太监李良武安侯郑宏皆住俸

成化四年秋九月建州卫夷酋苦女等入寇命武靖侯赵辅都督王瑛左都御史李秉击斩之

建州三卫女直比年入寇上命赵辅等征之帅师五万分为三军左军出浑河紫河越石门土木河至分水岭右军出鸦鹞关喜昌口过凤凰城黑松林摩天岭至泼猪江中军出抚顺经薄刀山鲇鱼岭过五岭度苏子河至古城时朝鲜亦遣中枢府知事康纯鱼有沼南怡等率兵来会擒指挥若女等斩之俘馘万余指挥张额的里等率妻子来降

成化十三年冠带总旗屈勤七等请以所招军还令管束从之

先是屈勤七孙贤等奉例招集勇士六百户余丁一千三百人各置部落铃束随征右侍郎马文升等请以所招勇士编入各所理补故绝许之于是屈勤七等属抚顺千户所与见军操役屈勤七等大哗诣阙陈诉乃仍令还自管束属都司提调

成化十四年春正月建州海西朵颜等卫诸夷入寇遣兵部左侍郎马文升往经略之

时建州三卫女直海西各卫野人女直完者秃人刺答等朵颜三卫达子满都鲁等比年入寇杀掠千人诏边臣发兵剿之俘斩六百级士马损失亦略相当乃遣左侍郎马文升经略之诸夷听抚俄而诸夷相惊天兵奄至复叛

冬十月巡抚都御史王宗彝请复开广宁开原马市从之

先是广宁开原各立马市以通朵颜三卫诸夷其后朵颜与海西为党闭绝久之至是边臣请复开马市以结其心携海西之党许之乃遣通事刘海姚安监译之刘海等抑勒诸夷索舍里孙等物诸夷不服罢刘海等以本镇参将布按三司官监之

御史王崇之条陈边务

御史王崇之言辽东官军俸钞布花皆于山东仰赖河西十一卫自山海关陆运给之河东十四卫自登州海运给之然陆军常通而海运渐废旧有海船十一只皆以坏溺粮饷艰难自去年已前拖俸钱六百一十一万锭布七十七万三千疋棉花二十八万二千斤比比奏讨竟无补还乞折轻赍银两亦从陆运以恤贫困顷因辽东屯粮不足发银余买召商上纳总以抚臣分以监司名为综理然而委任非人通同势要寅缘为奸或虚报侵欺或搀和糶腐且不酌量地里苟便人情以致近易者上纳益多艰远者仍旧匮乏重役军丁跋涉转运远近骚然急宜措处以济缓急辽东土人少事耕作专一采取人参榛松围猎野味以为生计官府多指进贡为名巧为需索兼以强买民甚苦之顷者派增影木貂皮守臣役军采办卖富差贫民益愁詈乞念兵荒速降停止候稔岁征之边方幸甚

成化十五年建州夷贼伏当加等为乱命抚宁侯朱永等征之斩首六百级伏当加等降宥之

伏当加者都指挥使保能之弟也叛寇于边命抚宁侯朱永等征之斩首六百九十九级俘获四百八十余人后伏当加来降命赦之

入贡如故

夏四月建州石卫都指挥佾事宋款赤巴来降诏于广东安置

成化十六年春二月建州夷酋宋哈答来降诏于辽东安置

先是建州诸夷比年入寇边防甚严至是宋款赤巴宋哈答等来降太监韦朗等奏言宋款赤巴等悔罪来降编管岭外恐无以招携其党乃命取宋款赤巴亦于辽东安置授千户以其妻子给之

夏四月太监韦朗等招诱建州左卫叛夷哈速等七十九人来献诏斩哈速等五人余于广东云南福建边卫充军

秋九月北虏入寇勅太监汪直刘恒保国公朱永定西侯蒋琬威宁伯王越都御史孙洪等以京军御之

先是英国公张懋等会兵部议将选过京营一等二等精锐官军分为三路中路一万人为大同宣府之援东路五千名为辽东永平密云之援西路五千人为偏头延绥之援每二千五百人定委团营侯伯都督一人统之正马驮马三万疋先尽团营之数不足者以大营马补之诸边有警调发即行是岁北虏与三卫讎杀逼近辽东太监韦朗等以闻乃命太监汪直监督军务保国公朱永挂印充总兵官威宁伯兼左都御史王越提督军务太监傅德管领神鎗都指挥白瑜李俊充左右参将蒋鉴马俊充游击将军统京军



一万往援辽东太监刘恒监督军务定西侯蒋琬挂印充总兵官都御史孙洪参赞军务太监张喜管领神鎗都指挥白全充参将杨玉充游击将军统京军一万往宣府大同以备虏骑旋突官军各赏银二两户部遣官整理粮饷至边贼已解去乃罢

成化十七年毛怜卫三姓夷人郎引答忽赤等求贡许之

郎引答忽赤等二百余家祖居干木河与七姓野人有隙正统中移居建州欲附毛怜卫入贡毛怜卫都指挥老童不许欲附建州卫建州卫许之都督同知缙谦都御史王家彝谓毛怜非去建州马程一月建州南去塞外不过二三百里郎引答忽赤等虽近建州实毛怜部落也若准附建州恐毛怜化外诸夷未得朝贡者觊觎移居或启边衅不若仍附毛怜每岁准增一十二名不在本卫常贡百分之额从之

夏六月朝鲜国王李娣请开路入贡不许

朝鲜国王李娣奏言臣敬奉天朝世修职贡罔敢违越顷者建州残贼梗塞周行比比剽掠陪臣苦之请于东八站迤南另开新路以便行李事下边镇评议于是都督同知缙谦等议言朝鲜贡路先朝所开皆有深意虽纡绕险阻已成通衢岂可辄易况建贼草窃有时而新路荒芜未剪即欲改作创始实难但凤凰山迤东迤西原无烽墩故有剽掠之虞合自凤凰山至暖阳设墩一十三座自通远堡东南沿江设墩二十二座分布军马措置刍积以防护往来自鸭绿江西至凤凰山约计百里中有汤站堪以立堡为凤凰城前锋以便栖止疏入许之

秋七月建州等三卫夷酋哈哈尚款关求贡不许

建州大疫夷酋哈哈尚款关求贡边镇以闻部议从之上不许

成化十八年冬十一月朵颜三卫夷人入寇

时塞外间谍言三卫与迤北和好入寇而三卫夷酋复言为迤北达贼逐杀移营近塞稍稍捕略报至申飭边防复译谕诸卫入贡头目令传示部落毋负世恩

成化十九年太监韦朗以赎留虏孺来献命给赏内官为奴

时北虏亦思马因叛小王子为乱小王子击杀之遗弃幼稚朵颜夷人收获九人将往鬻于海西太监韦朗于马市赎之来献命给太监萧敬怀恩等为奴幼女送浣衣局

夏五月谕诸边内臣毋赎虏孺来献

时勋戚内臣竞卖虏中男女或公索于诸镇于是兵部尚书张□疏言夷虏贪利无亲闻诸边有收赎男女之风必诱窃以邀利驾名拾遗启衅塞外宜禁绝之上然之遂禁诸虏毋献

弘治元年勅边臣各以军马实数来报

辽东一镇城堡墩操守空马步官军凡七万三千七百四十人广宁前屯官军二千六百八十三人宁远官军四千五百八十二人锦州官军五千五十三人义州官军三千九百三十三人广宁右屯官军五百二十三人广宁卫官军一万五千八人海州官军六千九百五十九人辽阳官军一万二千八百二十人沈阳官军二千四百六十人抚顺官

军一千八十人蒲河官军九百六十五人懿路官军一千三百二十四人汛河官军一千一十三人铁岭官军一千五百六人开原官军六千四人金州官军三千五百六十六人复州官军一千人盖州官军二千七百七十八人

弘治七年春三月伏当加入贡建州卫都督脱罗赏哈等劫之京师京师请诛廷议囚之寻贬南海安置

伏当加来贡以其兄保能职事为请诸夷愤愤脱罗等劫之馆中言伏当加为乱纵横七八年诸夷死败者甚众今复隐情以欺帝主入贡授职法马又不肯明言是赏贼也他日谁无效尤之心请按法诛之事闻上命廷臣大议咸谓伏当加犯罪于前蒙赦于后许令入贡宽假已多乃复以其兄之职事为请且有要言不与则归且复叛启同类不平之心罪在不赦但诛之则恐其家与脱罗等仇杀不已为边场之忧请囚之以观动静从之既而镇臣以诸夷称快报乃贬广东安置

弘治八年冬十月都御史张岫请疏通寺马从之

时苑马寺以军余马老牝犹课军甚苦之于是巡抚都御史张岫请督同守巡官将两苑养马查验良者仍存孳息小弱不产若牝马十八岁以上不能孳驹者每驿给四五疋征银三两每疋牝马二十岁以上若漂沙不能揣驹者以时值鬻之解银太仆寺以备边马从之

弘治十二年春三月辽东乏粮命发银济之

时辽东比年有警边储匱乏部议预给年例银及淮浙盐银赈之不足于是管粮郎中史学言辽东二十五卫每年粮料本折递支用粮七十万石银八万二千两皆以本镇屯粮及京解年例银两供之今定辽左等三十六仓见粮六千万石广左二库见银六万两不穀一年支用近奉诏书税粮咸免二分边军折银每石加与一钱本镇岁额屯粮二十四万石以二分免之止征一十九万石折银八万二千两每石加给一钱增银三万二千两计凡一十一万四千两以今岁年例银一十二万两除之仅余六千两补给去年拖军粮之数尽绝无余减征屯粮一万九千石以岁支七十万石计之尚欠粮五十一万石即使每银一两余粮四石亦须银一十三万两况辽东连岁用兵支給粮草动以万计此又出岁用之外者闵念边镇早赐处给幸甚幸甚部议谓辽东自弘治八年预支年例银两递年预发已过三年矣兼以淮浙盐银六十万今犹不足盖本镇兵荒故比年告急若不假借赈给诚无慰边士之心请于预支弘治十五年年例外再给银十万两周之其金复盖三卫余丁岁分两班伐草每名纳银二钱约计银二千余两俱送会府掌之未见作何支用自今草价令管粮郎中征贮以济边储上从之

冬十月朵颜三卫夷贼入寇廷议大举征之寻罢

时朵颜三卫夷贼入寇辽东永平密云诸边杀掠甚众宁远卫指挥王臣刘纲等死焉廷议征之而序班杨旻复陈朵颜诸卫建立之由逆天之状请命将大举讨罪灭族以复疆圉上令廷臣详议报可乃勅辽东宣府蓟州诸边整兵以候少保兵部尚书马文升

疏言朵颜三卫洪武间乃大宁都司所辖营州等十卫地也分宁王府居之与宣府辽东列为三镇太宗靖难兀良哈有效顺之劳既都北平乃封宁王于江西徙大宁都司于保定散营州等卫于永平顺天之界以其地畀兀良哈以树藩屏御胡虏绝东巡女直之谋宣德间稍肆侵扰车驾亲征虏亦慑敛寻复跳梁正统九年命将往讨阻遏凭凌成化以来时时草窃然亦不敢拥众公侵弘治初古北口分守内外边官出境烧荒延焚奥鲁穹庐剽夺牲畜喜峯口出哨军士掩杀牧稚边衅遂张指挥王臣等又不度机宜不远探候轻率穷追以取歼灭近报官军出塞斩首三百余级或有诱杀之情以致三卫诸夷赧赧骚动名曰报仇然朝贡之使络绎京师尚奉法守较之迤北罪或殊科诚恐大军一出玉石俱焚则虏心益愤况蓟州关塞险扼贼从间道乘夜而来不过数骑若欲拥众长驱亦艰进止潮河川口虽稍平漫而两山夹峙矢石可施河中巨石峥嵘车马难渡虏寇虽众量不足忧但令各镇整兵马严烽火?侯远巡瞭饬固边防相机战守未可遽勤远略也上从之乃罢前诏

弘治十三年秋七月海西兀者卫都督察安察请赦考郎兀卫都指挥早哈不许

先是考郎兀卫都指挥早哈成讨温卫都指挥姜得偕真舍会同馆早哈醉杀姜得法司以早哈论死请旨因之至是察安察言夷俗杀人无偿命之法但以子女牛马酬之请赦早哈听从其俗不许

弘治十四年御史车梁条陈边务

御史车梁言顷者辽东胡虏频入关塞官军睥睨不捕问之则曰朝廷有诱杀之刑袭杀之罪又有求讨盐米入境贸易之例胡人以此为解杀之者反得谴重故将士畏缩而胡虏猖狂闻之例旧胡虏离边五十里方许骑札不许逼近边墙赈济盐米贸易货物俱于广宁开元马市行之宜令边将传谕虏人除进贡外但有逼近边墙传箭打话者就便捕杀不坐诱袭之罪马市每季一开贸易货物平日不许以赈济盐米为名科敛军伍东周鹼场凤凰暖阳旧为胡人牧猎之所总兵韩斌议建四堡胡虏始稀辽阳迤西直抵前屯城堡倾颓纵有官军数十名半皆羸弱而镇东镇夷奉集三堡地方偏僻人马安闲广宁招集余丁金复盖宁远纳粮余丁尚多优空宜为调选填实义州前屯诸堡以御胡人

夏六月辽东总兵官定西侯蒋骥等抚谕罕河卫都指挥佉事尚古等入贡

成化间诸夷卫头目但赉祖受勅书入贡请职者多准升授于是乞升者纷起兵部议准头目授职非历二十五年者不许升授有能以掳掠汉人还者准升一级弘治十二年罕河卫指挥使尚古来贡献骆驼一只请升都督不许尚古入贡小达子一人送还汉人五人部议升都指挥佉事尚古不悦十四年六月纠合兀者等卫都督察安察等领兵驻塞外出怨望语察安察亦言建州毛怜朵颜诸卫每贡百人独海西每卫止五人多寡悬绝自今不复入贡矣守臣以闻兵部尚书马文升等议今辽东申边警备谕戒诸夷毋得分外要请总兵官蒋骥等惧衅乃遣通事白洪诣尚古招之尚古乃令其兄赤卜革来

朝送还汉人二人且以升职为请部议谓守臣止当申边警备谕戒诸夷毋得分外要请而辄敢招之诣阙复为求官无经国远略但再逆所请则夷怨益深况尚古而归汉人亦知守法姑准升督都同知以慰其心从之七月达贼入寇守臣御之获番文于莽中译是泰宁卫都督猛革忒木儿言祖父报効天朝既勤且力今海西女直尚古以反状要请遂得升官公道何在某不愤故动众南侵守臣以闻部议谓夷情诡譎莫知端倪猛革忒木儿既来犯边不应自彰其名况番书得之莽中真伪未判乞令守臣译谕猛革忒木儿言招抚尚古乃边臣之失策非朝廷本旨也即有不愤自当公言何至入寇上从之

秋八月御史胡希颜请查理辽东等卫军伍及全支马料从之

御史胡希颜疏言辽东二十五卫旧额官军一十八万有余到今仅有七八万耳盖由逃亡数多清勾无法先年虽曾差官后湖誊册那改贯址弊冗益多各省皆有清军御史一员而辽东独缺乞以清军事务督委巡按御史以兵部所贮宣德年间军册为准查对清勾庶于行伍可补辽东官马旧例每匹月支豆料一石二斗故马有全力鏖战可仗成化十九年郎中毛泰奏革二斗近年边官计吝小费十月至三月全给一石四月至九月扣革无支以为时有青草不须用料岂知三月以后毛革汗下马力全消纵得生刍不过浮臃骤发耳达马秋肥亦赖枯刍细剉艰其食而责之健战一孺子能辨其不堪今虽不能骤复旧规或可月给一石部议从之

弘治十五年秋八月总兵官都督佥事杨玉请招军给马

时辽东大疫胡虏窥边于是总兵官杨玉奏言辽东官军比之国初三亡其二墩堡辽远调拨不周永乐间太监王彦奉带京军三千驻镇备御至成化七年取回寻以达贼犯绥阳给拨顺天永平京操官军四千余人今者本镇兵力益寡胡虏益张请以京操军粮调五六千相兼防护前屯宁远边疆三百五十七里卫所城堡二十二座仅有官军五千七百三十人锦义边疆二百七十四里卫所城堡一十座仅有官军五千三百五十三人沈阳边疆七十九里仅有官军一千一百九十四人地迂兵寡战守两难请照正统成化年间谕令官民豪杰召募以实行伍本镇官马去岁查有四万九千八百七十五疋疫死阵亡六千九百五十疋存者又多骡弱不任驰驱追敌数千里即仆矣倒马军士年偿二三卖产鬻子或自缢以图免请给有司马匹以苏贫困疏入部议谓京师天下根本调官军以守边疆殊失居重驭轻之体顷者总制尚书秦紘奏革各镇不许辄请京军辽东虽急不可遣也召募勇敢已有成命比年行之每镇各限五千辽东亦未举报即使召集有期恐训练未闲有同乌合缓急难仗请就本镇官军户下每舍余三丁抽选一丁月给粮四斗甲仗银三两委官统之随军杀贼其所救护皆父子兄弟之亲自然用命各边战马敌亡者官例给之槽下死者追椿头钱贴助明银买补辽东马之所生又有苑马滋息可以给军所以自来不以乏马告急顷者都御史王宗彝奏言辽东比年兵荒马死请以夷人员马给军业已许之矣而杨玉复以为言必夷马不足故耳今苑马寺报有孳牝马二千四百五十一疋请尽与之兼以夷马再给太仆寺马价银一万两以给军士无马及

## 一岁三次死马者

弘治十七年夏五月御史余濂条陈边务

御史余濂巡按山东乃条具辽东边事以闻其略曰正统中辽阳豪首屈勤七等应命招军六百户给与军余一千三百人名为帮役成化十三年侍郎马文升议谓招军本以实伍若给余丁而听令管束假以优间非计也遂将本镇所招勇敢悉编入各所填补故绝食粮操备辨草上供既而屈勤七等病其厉已妄奏给还以致各所同调之人效尤纷起非所以定约法一人心也臣愚以为屈勤七等非勒回不可旧例官军出百里之外者给行粮监司镇守官员廩给此皆常禄之外优厚与之今辽东备指挥等一十六员皆离家出守何止百里而无所资给焉能禁其分外之米即使每人日支廩米五升岁计用米二百八十八石耳惜此不假而仕其私役军士耕田自瞻非所恤劳苦厉廉勤也暖阳堡周围三百四十丈官军八百六十一人由?兼场堡二百六十丈官军四百七十二人随住家丁非数所及城小难容宜展西厢以便栖寄凤凰城清河东州马根单四堡止有南门艰于趋避亦宜别作西门辽东每岁修边军民杂作春秋二季合用五万余人三月拘杀五月放工七月拘杀九月放工金复海盖地里悬阻每夫一名用银一两卫所点勒之扰俯仰耕稼之妨民甚苦之先年都指挥毕恭每堡按伏兵马三百就令督率余丁乘间修缮当时最称得法今每堡兵马益以招集抽垛之人不下三百各有帮役余丁若再给一人如前伏按暇则修浚墙壕急则并力入保况辽东土杂沙砾霖雨易侵即成化间所筑边墙今存者几访之父老皆言耐久莫若砖石甃砌次则如毕恭按伏军余渐次修理又其次则相地以植榆柳因下以引湖泊稍假岁月则工程亦完辽阳迤南三堡七十余里蒲河至铁岭八十余里四行品字植柳三十万株沈阳作闸一门深一丈阔倍之蓄水勿枯胡马必难超越汤站堡乃朝鲜入贡所由地形洼下蓄而难消迤南五里大佃子平衍高爽可徙居之鹼场暖阳相距一百三十里山菁险塞不便应援其中赛马吉大佃子堪以立营拨军巡瞭辽左等卫投充勇士招募义兵例给二丁贴役隐占年久生长子孙不报册籍迩来各卫军余耗乏而此等贴役反得安闲援例启趋避之门异籍脱粮差之扰头领藉军余以为羽翼军余仗头领以为依归家裕身优而不着役先年侍郎马文升议以招募诸人编入所伍法甚宜之顷者达官费祥等招集亡命及四方流冗约已千人窃谓费祥祖本降夷岂宜纵其羽卫乞勅守臣通将新旧募兵见在某城某堡左城者就于该卫项绝补军在堡者优免二丁贵令贴役或将在城尽调守堡充损军余回卫当差原招头领量授职名一体编寄费祥等招军之费量以给还辽阳东西新设威宁德胜武靖三营土筑已罢若令军余造砖包砌必待三年恐为风雨薄蚀其余城堡新筑者锦义大安九座海州东安二座蒲河半远一座展筑者开原中固一座沈阳平虏一座每营每堡约用银四百两共计银六千八百余两不若以官钱给之隶河东者委屯田副使李惟聪河西者委分巡副使李实顾役买料则工作有程局造屯田各有职掌然局造季报公务稍闲屯田趁时催收兼有磨算况前屯至开原东西千里辽阳至金州南北七百里河

东五卫十四所河西六卫十一所难以遍历辽河东西分官两员屯局兼管则广宁定辽诸卫亦当效此分官以河为界庶职务易完海盖金复轮广六百余里山险地旷奔命亡赖罢遂官吏流贩客商或高丽流民依投窝止生齿日繁车窃间作宜择中土大壮科建立城堡调军守之毕力河旋城二处设巡检二员分疆讷察寄居客户无籍可稽者一一纪录十户为甲甲长统之五十户为队队总统之则差发易使奸宄虽藏辽东各卫奉例抽选余丁名曰垛军调拨防御法非不可但卫所人力多寡不同若一切抽取则寡者益贫甲去乙孤粮差贻累须分等第庶得均平三义河西抵广宁湖沟铺一百二十余里地洼水歉稻麦不结谚呼穷三站其去边墙远者五六里近者二三里先年有河一道限隔往来今皆淤塞若循故道设闸阻之亦可禁胡骑之窃突金复盖州三卫军余岁办青草每名二百束秋斫冬输广宁收积费用艰难弘治十一年御史罗贤奏准每草二百束折银一两二钱少得宽恤今以广宁多事复加征二百束何以供之况金盖二州军伍日消金利海利稍饶差发偏重所添草束宜与蠲除

正德四年冬十二月御史赵应龙条陈边务

御史赵应龙言暖阳堡至凤凰城一百四十里山河阻??启林木丛茂贼每窥之沿江墩去汤站堡九十里凤凰城二百里三角釜山两墩相去亦二百里皆无烽火?侯虽有巡哨之人安能接武相及故寇至而各堡不相为援正德元年御史邢昭曾立新中堡以镇夷堡人马守之寻以孤悬而废臣闻得李宽老营为诸堡适中之地堪以立堡以便策应辽阳六卫及自在头目皆永乐宣德间归附达官子孙自备鞍马报効杀贼每月支粮二石春操夏种自治生理无有差役近来各卫舍余有力者遂相附托苦役镇守抚总衙门拥导出入名曰随征开除原卫身籍冒滥粮赏隐蔽差役宜与革除

正德十二年春二月忽右门卫夷酋都里等请从抚顺入贡许之

旧例海西夷人入贡悉从开原都里等言与诸夷有隙请从抚顺及以阵降千户王良等来献部议言诸夷入贡道里有常但都里献还降官颇知府法姑暂准一年后不为例从之

夏五月都御史张贯请掣还调出边军不许

时宣府有警兵部议调辽东官军三千策应顷之建州毛怜等卫夷贼入寇清河堡指挥徐政班蹶死焉于是都御史张贯奏言边军调出故夷虏内侵请掣还防守部议谓张贯等经略无方以致失事及归咎于防御缺入达虏乘隙本锁官军八万有余自正德六年节次调取二三千人山东河南江西征剿未闻建州三卫夷人乘隙入寇也去年九月寇犯暖阳官军斩首五十级其时辽兵正在宣府今年四月寇犯广宁官军斩首二十七级其时辽兵正在蓟州前此未闻藉所调三千以致捷也往年辽东粮饷除本处屯粮及山东麦价布花京运不过五万两后因巡抚官不能修复旧规托名招募添至八万有余年例增银十五万两每年开中盐课犹且告乏即使调出三千尚存军七万七八千人何不训练调策应而必欲返掣调出之军也上乃切责张贯等

秋九月朵颜卫都督花当请以三百三十人入贡

先是朵颜三卫每岁万寿圣节正旦令节各遣百人入朝贡马百匹至是花当及其子把孙儿强横率三百三十人诣辽东款关求贡关吏不许花当大愤遂诡言黄毛达子犯其家矫然反马边臣以闻部议申饬各边整兵待之若此虏悔过照常求贡即与验放上从之

冬十二月朵颜都督花当遣其子把孙儿请贡许之

先是花当以六百人诣辽东求贡不许遂与北虏连和入寇参将陈干死焉至是复诣蓟州款关诡言添贡非花当本意乃都督先林字罗之峻使也请今照常入贡许之

正德十三年春二月朵颜卫夷酋把孙儿献还被虏四人求职不许

正德十四年夏四月巡抚都御史李贡奏定边官失事罪例

时辽东多事将官往往受罪降职充军巡抚都御史李贡奏言诸边将官皆再三抡选而后用迩来疆场多变法官动以规例绳之充军降职者往往而是或前任未结后任继提所问愈多则所选愈下人怀顾忌勇气全消选代之际驱迫涕泪而行非所以鼓舞豪杰也况任有崇卑部有众寡一切裁督何以服其心哉守边将帅失误军机者律有正条不敢辄议自今寇至众寡相当怯敌不御以致杀虏腹里军民者守堡官五名以上提调官十五名以上备御官二十名俱问守备不设发边远充军通查任内前后身斩获贼级一颗准除虏杀五人部下斩获一颗准除虏杀二人若虏杀不及前数及掠杀牲口若沿边探哨或打草军民不曾深入腹里止问不应其领兵官敢有迎敌挫锋斩获贼级虽损军数多亦论功升赏若出战无功被贼杀略军士管队官五名把总官二十五名千总官四十名亦问前罪亦查前后功次准赎不及数者亦问不应若将官失律以致败事罪坐所由依律拟斩梟首示众奏请定夺部议从之

嘉靖八年革回镇守辽东太监崔瑶

都御史潘珍御史朱孔阳等奏云辽东镇守内臣永乐间始于王彦彦父荫理蛮率众内附从征所向有功因责王彦以抚东夷监鎗内臣始于宣德三年太监杨宣管收神鎗开原分守监臣始于正统二年改杨宣以充任以后遂成故事相沿差委本镇密迿畿辅僻在东隅军民馈饷全仰挽运不满千里而内臣三员其何以堪且监枪所司止于一事又与镇守同居一城原领鎗銃多给城堡自有主者知所慎重所谓监督不过簿书册籍会计数目耳开原虽称要害而逋逃困于征求精锐销于剥削行伍凋惫屯堡空虚且又监丞参将朝夕共处嫌隙易生见有异同动夫机会况夫官多民扰穷边尤所不堪以上各官所当裁革上从之

嘉靖十一年都御史成文筑沙河堡

广宁前屯地广兵稀都御史成文筑沙河堡于中守之请调海州续添步军五百人防御海州军怨望不肯行乃召集舍余及寄籍之人立伍以守

夏五月朵颜卫都督方巾入贡革其伴当三人

方巾入贡上赏金带一围方巾嗔其轻窄疑内府剥克也通事白昂又从舆之陛辞日以番文上呈言往年奴台兀勤入贡蒙给金带既宽且重而臣所领轻窄乞究所由事下礼部于是尚书夏言言方巾世受天恩不知报効乃敢辄嫌上赐投渎番文其间必有从舆之人宜令边臣查究革去方巾伴当三人明年令同奴台兀勤各服金带赴朝秤验轻重以服其心从之

嘉靖十四年御史李善请恢复开原广宁边界

李善言辽东旧无边墙但规候以守海运可通自广宁至开原约三百余里其地肥饶无虑万顷兼有水利渔牧耕樵无所不可正统之变胡虏内侵守臣议筑边墙以塞外坦漫无险可依乃傍辽河迤里设堡延长八百余里国初边界委弃不守资胡虏之利乃今胡人网罟舟楫与中原无异故边军益贫况沾河土脉疏漫台堡易倾岁费修筑请恢复旧址展筑墙关则外省戍卒内益民生部议请守臣复议可否从之

春三月二十九日广宁军叛击都御史吕经

时广宁大家豪首隐蔽丁粮以困畸弱各军占田五十亩名曰随马官田其实皆屯田也都御史吕经巡抚辽东遣都指挥刘尚德查核之尚德尽法搜剔一军忽望顷之吕经将广辽阳城十里役作遣指挥袁璘督之一军皆哗事闻上罢吕经提解就理道广宁广宁军士邀击吕经裸体反接并械刘尚德囚之钥九门以拒命劫狱出都指挥高大恩推为谋主事闻廷议纷然巡按御史曾铣煦戢诸军悉委罪于刘尚德以激变拟死诸将领皆以法论叛军一无谁何疏闻左都御史王廷相参议言律文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失陷地城池者斩今据所勘则诸军既无及叛之情刘尚德辄拟激变之罪轻重失伦殊背律意况诸军以私愤仇上官裸体反接钥拒城门不道明甚其间必有主使之人诸将领皆以失职坐法而一军无问纲纪何居乞敕兵部会官详议廷议遣大臣往勘待报施行上从之

夏四月诏都御史韩邦奇巡抚辽东寻罢之

上雅不欲追诘叛军适辽东镇守太监王纯等以广宁军士所列吕经罪状十一事来奏且言总兵必得都督郟永巡抚必得左侍郎周叙以循诸军乏请上乃罢韩邦奇于是都给事曾忭言顷者辽阳之变不道通天陛下览危城之疏偏谤之词遂独罪吕经他无所问非所以振法令慑奸雄也臣尝探测祸本以为抚镇苛刻之政军士骄悍之习国家数宥之积三者相因而成今不正名晰义鉴昔愆今诚恐奸雄之窃咲而乱贼之接迹也吕经巡抚阙状提解就理则法典兴存乃纠众邀击拔发裸体系项游街是置朝廷于何地夫执辱抚臣抗天子明命罪一焚公廨闭城门罪二欲易抚镇则坐名要请罪三既执抚臣乃列数状词多溢恶罪四词曰请转奏皇上而不具姓名傲君无上罪五决堂陛之等擅废置之权若不捕擒元愆明正典刑则无复严惮诸边效尤陛下之忧日益滋大矣兵部议曰军士被毒虽浅积愤实深恐有三五奸徒幸祸乘机鼓煽愚昧者是明示勘官若曰不必穷诘诸军也勘官志幸苟安而庙堂所议又复云尔他日不过执二三乞儿



丐子锻炼成狱以报陛下塞明诏如此胡不直悉赦之犹不使滥及蠢弱也近者御史曹逵巡视居庸操阅军士行伍纷乱不能控弦上马辄堕逵欲行罚官军环座大呼姑息而罢时事如此而廷臣犹煦煦以幸苟安掣肘结舌且欲循叛军之请以周叙代韩邦奇何异唐时藩镇之故辙也御史王廷亦言窃详兵议略于守臣则曰查勤于军士则曰抚处昂彼抑此意指昭然臣谓此举谓苟且了事则可谓之审于谋国则未也辽东之变实自大同启之大同之变始杀都御史张文锦备极惨烈再击都督桂勇举家歼焉而勇仅以身免三杀总兵李瑾抗遏王师勾引胡虏反状明甚陛下重恤民命不尽加诛故悍卒效尤蔑视法典貽诸边观哂今复宽假独罪抚臣而悍军置之不问是长乱也于是兵部尚书张瓚等请遣左侍郎林廷木?昂往勘其事上从之

冬十月御史曾铣奏报辽阳功次

上从廷议遣侍郎林廷木?昂往勘辽阳而御史曾铣冀擒叛军数人以灭迹乃与太仆寺杨最副总兵李鉴等合谋密察之得陈羊儿于蛮儿等一十三人计擒之驰驿以闻上大喜迁曾铣大理左寺丞杨最等各升一级余升赏者数十人林廷木?昂不竟事而返

嘉靖十五年广宁卫抚住达官郎山等请补给赏赉

郎山言先世海西女直也永乐间纳款归附安插自在安乐两州以夷俗抚住有官者岁支全俸无官者升间良头日月支米二石布四疋绵花一斤八两帮贴余丁一人成化间建州大乱调臣等随征克捷升赏有差每岁加刺草布四疋胖袄一袭子孙永属边伍正德间守臣剥削俸米渐亏又将钦赐田产帮丁布花胖袄夺占不与臣等化外之种也操备之役劳于官军而赏赉反少谁为怜悯乞查例?之则丧元锋镝亦所不恨

夏四月都御史任洛请蠲辽东朋银买马不许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武定侯郭勋言诸边朋马之法官军苦之请旨蠲免部议以为旧例虽更始准暂免一年至是辽东大荒都御史任洛复以为请部议以为朋银买马征扰或不能无但倒马之家得资助之亦可苏活今欲恤轻举而不顾重困非通方之见也辽东岁歉姑准暂免一年过此复举从之

嘉靖十六年秋八月修撰龚用卿给事吴希孟使朝鲜还条陈边务

修撰龚用卿给事中吴希孟等言辽东自广宁至开原旧有陆路三百余里洪武永乐间海运粮艘泛辽河抵开原今城西老米湾乃停泊之所也正统间始立边墙议者谓恃辽河之险迤??里随湾筑建台堡绵延八百余里弃河套肥饶山泽之利于城外以资夷虏台堡涣隔不能应援正德间达贼董爪束张加等连年入寇朝发开原暮入广宁自称神人神马不知中国所恃以为险者虏先据之矣臣愚以为开原旧路修复为便以八百里之兵粮为三百里之守御则力专以八百里之城垣循三百里之地利则守固况沿河筑台本恃河险而不知夏涸冬冰胡骑可越近河鹘鹑兼有漫沙临城十里畏贼骚扰弃而不耕鞠为苇莽每岁春秋修筑台堡粮饷如流非得策也又闻虏人贪入贡之利愿助边工僥乘此与之议定行之量加赏赉则事亦易举洪武初辽东戍军二十万十二操

备十八屯田其后地方多事城堡渐加乃以屯军拨充马队迩来行伍益缺又借马队余丁以抵操备稽其原额十去六七清勾之法废格难行惟可便宜处补耳辽东地广人稀四方亡命潜匿偷生久皆占籍或附安乐自在两州或托督司各卫一丁寄册举室安闲窃以两州本处降虏非为流民宜为纪籍编入行伍庶军额可充椿朋马价本为贫军偿马之资立法未尝不善也但纳银有限而马死无常兼以官事指抑有买马数年而银尚未给操备一易则征领皆虚况贫军草束尚不能供而责之马价是重困也宜令自今倒马有力之家责令自买贫乏者与倒马三次者以贡马或寺马给之而椿朋之征尽与蠲去疏入部议谓恢馥旧疆之策先年都御史马文升李承勋比比言之而御史李善近复恳请已奉旨行勘三年而守臣不报盖恐启衅塞外图始实难今用卿等以为胡虏贪入贡之利愿助边工则人情可卜宜催速勘可否以为进止清勾补伍之法徒具虚文无裨实用弊诚有之若欲以寄住流民编籍补伍恐人情不便惊扰边方买马朋椿之法本以惜京军也成化十三年七月抚宁侯朱永言京军偿马马常不敷且困贫乏宜令马队官军每岁以六月为数每月出银都指挥指挥一钱千百户镇抚七分旗军五分名曰朋银倒死马主偿银都指挥三两指挥二两五钱千百户镇抚二两旗军一两五钱亡若资者各加五钱名曰椿银哀银在官以给助死马者则众擎易举至十四年以镇守宣府太监?胜之请遂以朋椿之法行之各边然贫军拖赖官府抑勒弊皆有之不独辽东一镇也顷者武定侯郭勋都御史任洛各请蠲免朋买以恤边军而部议旧例难更姑准暂免一年矣若将朋椿银两尽行停止而令有力之家强其买补则审判之际告扰繁孰肯承有力之名哉况贫军无所忌惩则养马愈弛马恐日耗窒碍难行其言三次倒马者给夷马或寺马则藉尝举行宜从申谕

嘉靖十七年夏六月御史史褒善请于金州设兵备宪臣及开置州县不报

御史史褒善言金复盖州西南距大海东抵鸭绿江北界海州延袤千余里颇称沃野卫军俱调广宁开原等处操备该卫止征屯粮派徭役理词讼与腹里有司等金州备御官本为备倭而设今倭寇自总兵刘江马云叶旺等望海塌致捷百六十年绝无踪影而备御独存虚糜廩饷剥削贫民似宜革去辽东守巡二道虽有分土分民之法大抵分巡住札广宁理河西之事居多分守住札辽阳理河东之事居多河东南自金州北抵开原千有余里分守难以周历宜设兵备副使或佥事一员住札金州以备倭厅事居之庶易官而不费矣黄骨岛堡离金州四百余里汤站堡离辽阳四百余里皆非边境东西南北相去各五六百里山场林木荒田芜湖在在可食生齿日繁半是各省流民山西废贾或充发逃窜蚁聚蜂屯烧山煮海逾越法度虽有守堡半官罔知治理宜照安乐自在二州开设州治以流官统之编籍流民以供徭役垦辟土田以增租税选抽壮丁以护城池庶于地方有益不报

秋八月朵颜卫达贼把当亥入寇总兵马永击斩之

先是把当亥以部落猎大清堡守堡指挥徐颢诱杀其众九人把当大怒遂寇堡报

至都督马永以军击败之斩把当亥以归顷之其子班把孙复借朵颜兵千人入寇都御  
史刘璋请马永出御之而少监王永请以一军往镇安俄而夷酋亦卜来言虏设伏清河  
宜远探候璋戒王永勿轻进永不听率兵四百人以指挥勾堂统之遇虏虏佯败走勾堂  
追之伏发沟中射堂军立尽事闻降王永二级勾堂充军责切刘璋马永

辽纪